

外国中篇小说百年精华

wai guo zhong pian xiao shuo bai nian jing hua

上



百年
典藏

BAI

NIAN

DIAN

C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I14
195
:1

waiguo zhong pian xiao shuo bai nian jing hua

外国中篇小说百年精华

百年
典藏



上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中篇小说百年精华(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5
(百年典藏)
ISBN 7-02-004503-0

I. 外… II. 人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787 号

责任印制:周小滨

外国中篇小说百年精华(上下)

Wai Guo Zhong Pian Xiao Shuo Bai Nian Jing Hua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6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6 插页 4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503-0/I·3428

定价 68.00 元

(共两册)

新版说明

自一九九九年出版《中华散文百年精华》之后,我社又陆续出版了中国游记、杂文、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文学评论,以及外国散文、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百年精选本,共 11 种。所选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一百年间中外文学发展的概况和取得的成就,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和鉴赏、供文学工作者研究和借鉴的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作品精选本,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由于这 11 种选本是在五年时间里陆续出版,每种图书的名称不尽统一,封面设计也缺少整体感。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现在我们对其进行统一装帧重新出版,并冠名为“百年典藏”丛书。相信一定会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 年 4 月

出版说明

这是一部外国二十世纪一百年间的中篇小说名家名作精选集,是本社已经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和《中国中篇小说百年精华》的“姊妹集”。本集共收中篇小说二十篇,其中九篇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作品。这些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独创特点,已经成为世界文坛上的经典之作。

中篇小说没有明确的界定,本选集基本以字数为准,入选作品短者不少于三万字,长不超过八万字,以四五万字为主;凡是对上世纪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后世纪仍然产生影响的作品,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各国重要文学奖的作家之作品则作为重点入选;在现代小说上有突破、有创新的作品也有所选收;另外,不同年代的作品,尽量照顾均衡,让读者尽可能看到二十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的发展走向;在译文取舍上,尽量选收译文流畅、文字精彩的作品,个别作品的译文还做了修改。选目由苏福忠同志提出,经充分听取专家们的意见最后确定下来。在此,谨向他们一并表示深切感谢。

由于篇幅所限,定有遗珠之憾,相信读者是会理解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3年6月

目 录

[英 国]康拉德

黑暗的心 黄雨石 译 2

[爱尔兰]乔伊斯

死者 韩 石 译 118

[美 国]华 顿

伊坦·弗洛美 吕叔湘 译 167

[奥地利]卡夫卡

变形记 李文俊 译 267

[德 国]曼

死于威尼斯 钱鸿嘉 译 317

[奥地利]茨威格

保守不住的秘密 胡其鼎 译 396

[法 国]纪 德

田园交响曲 李玉民 译 465

[瑞 士]黑 塞

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 涛 声 译 514

[英 国]劳伦斯

M. M. 的肖像 李 容 译 575

[美 国]凯 瑟

一个迷途的女人 董衡巽 译 659

约瑟夫·康拉德

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英国小说家,原籍波兰。十七岁前往马赛学习航海,后在英国商船任水手、大副和船长,在海上生活长达二十年,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二十岁开始学习英语,后用英语写作。一八八四年加入英国籍,一八九四年定居伦敦,成为专业作家。

康拉德一生写出十三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的特点一是写海洋,二是写多种文化冲撞引发的人性变化。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吉姆爷》(1900)、《诺斯特罗莫》(1904)、《间谍》(1907)和《在西方的眼睛下》(1911);中篇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1899)、《黑暗的心》和《台风》(1902)等。

《黑暗的心》(1902)已被众多学者公认为现代主义的宣言。小说叙述马洛船长开船沿刚果河深入非洲,一路上听到一则现代神话,讲的是一个名叫库尔茨的白种人脱离“文明世界”,被土著奉若神明,尊为领袖。马洛终于找到他时,他早已堕落。本作品以不长的篇幅,以第一人称(即马洛船长)讲述经历的口吻,很成功地探讨了殖民主义在积累资本、扩展资本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道德失落和心灵变异。著名现代诗人托马斯·艾略特从《黑暗的心》中看见了现代人的精神失落与空虚,写出了他的不朽诗作《荒原》。轰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更是完全借用了《黑暗的心》的写作方式,探讨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得失。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课程里,《黑暗的心》已经成为必修读本。

编者

赖利·夫瑟德

黑暗的心

巡航帆船“赖利号”，连帆都没有抖动一下，就吃住锚链，稳稳停住。潮水已经开始上涨，风也差不多已完全平息，这船既然要向河下游开去，现在自然已别无他法，只好停下来等待退潮了。

泰晤士河的人海口，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水路的起点在我们面前伸展开去。远处碧海蓝天，水乳交融，看不出丝毫接合痕迹；衬着一派通明的太空，大游艇的因久晒变成棕黄色的船帆，随着潮水漂来，似乎一动未动，只见它那尖刀似的三角帆像一簇红色的花朵，闪烁着晶莹的光彩。在一直通向入海口的一望无际的河岸低处，一片薄雾静悄悄地漂浮着。格雷夫森德上空的天色十分阴暗，再往远处那阴暗的空气更似乎浓缩成一团愁云，一动不动地伏卧在地球上这个最庞大，同时也最伟大的城市的上空。

公司派来的那位主任就是我们的船长和东家。当他站立船头向着海那边瞭望的时候，我们四个人都热情地观望着他的背影。在整个那条河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更显得充满海洋气息了。他那样子非常像一位领港，这在一个海员看来，就可算是安全可靠的化身。你简直很难想象他的工作竟不是在远处那一派通明的河口湾里，却是在他身后那昏黑朦胧的陆地上。

我在别的地方也曾说过，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由海洋生

活形成的纽带。它除了经过长时间的分离仍会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之外,还使我们彼此都能耐心听着对方信口讲出的故事——甚至对彼此不同的信念也都能容忍。那位律师——一位最招人喜爱的老人——由于他的年岁和许多其他的美德,占据着甲板上仅有的一块坐垫,现在还正躺在那里仅有的一条毯子上。会计早已拿出一盒多米诺骨牌,现在正拿牌垒房子玩。马洛盘着腿坐在船尾的右边,身子倚在中桅上。他两颊下陷,脸色发黄,背挺得很直,显得很能吃苦耐劳的样子,由于他两臂下垂,手心朝外,看上去真像一尊神像。主任看到锚链已吃住劲,便安心地向船尾走来,在我们身边坐下。我们大家懒洋洋地交谈了几句。接着整个那艘帆船便完全寂静下来。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我们没有开始玩多米诺游戏。我们都仿佛心事重重,对什么都缺乏兴趣,宁愿安静地向着远处呆望。那即将结束的一天,静谧而晴朗,显得一派安详。水面闪烁着宁静的微波——天空一碧万顷,寥廓而莹澈,显得是那样温和;连埃塞克斯沼泽地上空的浓雾也变得像一片雾翳或闪亮的薄纱,撒开它半透明的皱褶,从岸边林木茂密的高地上飘去,直到把低处的河岸全给掩住。只有向西覆盖在上游河道上的乌云,似乎因落日的来临而十分恼怒,每一分钟都变得更为阴森了。

最后,太阳循着一条弧线,以难以觉察的速度慢慢落了下去,它的刺眼的白光已变成了一团无光无热的阴暗的殷红,似乎那笼罩在人群上空的浓云的触摸已置它于死地,它现在马上要完全消失了。

刹那间,河水上的景象完全变了,那一片安详的气氛已失去原来的光辉,变得更为深沉了。那宽阔河道中的古老的河流,多少世纪来一直辛劳地为它两岸的居民服役,现在却在这一天将结束时,平静地躺卧着,它伸展出去的身躯,完全表现了一条伸

向世界尽头的河道的恬静的威仪。我们在观望这可敬的河流时,绝非依靠这短暂的、一次来临便将永远离去的一天的红光,而是依靠那无数不可磨灭的记忆所射出的庄严的光辉。说真的,正像大家常说的,对于一个曾经带着崇敬和热爱的心情“追随着海洋”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泰晤士河下游更容易使他回想起过去时代的宏伟精神了。潮汐涨而复落,永不停息地为人类服务,充满了关于被它护送回家休息,或者送往海上战场的人和船只的记忆。它熟悉整个民族为之骄傲的一切人,并曾为他们服务,其中包括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约翰·弗兰克林爵士,他们不管曾受封与否,都可以称得上真正的骑士,伟大的海上游侠骑士。它载过所有那些名字像明珠般在时间的夜空中闪烁的船只,从那艘弧形的两舷中满载珠宝归来并受到女王陛下亲自拜访因而万古留名的“金鹿号”,直到为进行其他征战活动一去永不复返的“瑞巴斯号”和“恐怖号”。它认识所有那些船只和船上的人。他们从德福特、从格林威治、从伊瑞斯出航——有探险家和移民;有皇家的船只和进行贸易的商船;有船长、海军将领;有从东方贸易中混水摸鱼的神秘的“黑手”,和东印度舰队受过委任的“将军们”。那些追逐黄金或者追求名望的人,手里拿着宝剑,常常还拿着火炬,也都是从这条河上出去的,他们是大陆上权势的使者,是带着圣火火种的人。有什么样伟大的东西不曾随着这河水的退潮一直漂到某个未知国土的神秘境地中去!……人类的梦想、共和政体的种子、帝国的胚胎。

太阳落了下去,一片黑暗降临到河水上空,沿河两岸慢慢出现了灯火。在一片泥滩上,用三条腿架起来的查普曼灯塔射出了强烈的光。灯火和船只在河道上移动——一大片闪烁着的灯光在向上或向下航行。再往西在河的上游,那座硕大无朋的城市坐落的地方,天空仍然留着不祥的标记:阳光中的一片昏黑朦

胧,群星下的一片死灰色的闪光。

“还有这个,”马洛突然说道,“至今也一直处在地球的黑暗深处。”

他是我们中间惟一个仍然“追随着海洋”的人。要讲坏话么,我们最多也只能说他不代表自己的阶级。他是一个海员,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流浪者,而其他大多数的海员却都过着一种,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静止不动的生活。他们在思想上总感到自己仍是呆在家里,他们的家也永远跟随着他们——那就是他们的船只;他们的国家也一样——那就是大海。一只船和另一只船十分相似,海面也始终是一个样子。在他们这种永远不变的环境中,外国的海岸、外国人的脸、随时变化的无比开阔的生活,不停地一掠而过,蒙上的倒不是任何神秘感,而是略含轻侮意味的愚昧无知;因为对于一个海员来说,除大海本身之外再无任何神秘的东西,大海是主宰他的生命的女主人,和命运一样难以捉摸。至于其他的一切,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之后,偶尔上岸随便走走,或者找个酒店痛饮一番,便足以为他揭开整个一个大陆的秘密,只不过一般说来,他总发现那些秘密实际不值得去了解。海员们的故事都是简单明了的,它的全部意义都包容在一个被砸开的干果壳中。但是马洛这个人(如果把他喜欢讲故事的癖好除外)是很不典型的,对他来说,一个故事的含义,不是像果核一样藏在故事之中,而是包裹在故事之外,让那故事像灼热的光放出雾气一样显示出它的含义来,那情况也很像雾蒙蒙的月晕,只是在月光光谱的照明下才偶尔让人一见。

他的谈话似乎丝毫没有有什么惊人之处。马洛向来如此。大家一声不响地听着。谁都好像连哼也懒得哼一声;但他仍然马上讲开了,讲得非常慢——

“我在想着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在一千九百年以前,那时

罗马人刚刚来到这里——就在前一天……这条河上开始出现了光明，自从——你说骑士们？是的；可是那光明完全像在平原上滚动着的火光，也像是云彩里的一道闪电。我们就生活在那闪光之中——但愿只要地球还会滚动，它也就不会熄灭吧！可是就在昨天这里还是一片黑暗。想一想这样一位司令官的感触吧！他指挥着一艘精美的——你们叫它什么来着？——三层桨座的战船，行驶在地中海上，他突然接到命令让他的船开往北方，让他火速穿过高卢地区去指挥一艘小艇，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书上的那些记载的话，那么，这些小艇便是罗马军团——他们当然一定都是些了不起的能干人——在一两个月之内大批大批地建造起来的。想一想他呆在这里——这世界的尽头，铅灰色的大海，颜色像烟雾的天空，几乎像一架六角手风琴那样难以摆弄的一条船——船上满载着货物，或者定货，或者随便什么吧，沿着这条河向上游驶去。沙岸、沼泽、森林、野人，——很少有什么可以让一个文明人食用的食品，要喝就只有泰晤士河的河水。这里没有法勒里酒，没有可以上岸的码头。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中，只有一些像草里寻针一般难以寻觅的军营偶尔可见——寒冷、浓雾、风暴、疾病、逃亡和死亡——死亡随时都隐藏在空气中、水中和丛林之中。他们在这里一定曾像苍蝇一样一堆堆地死去。哦，是的——他终于成功了，而且毫无疑问，干得很出色，不过他却从来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只除了后来他也许不免对人吹牛说，当年他曾如何如何。他们敢于面对那片黑暗，当然是好样儿的。也许他所以能鼓起劲来，只是因为他的一双眼睛老盯着一个机会，认为只要他在罗马有一些较好的朋友，而他又能熬过了这可怕的气候，有一天他也许就可以被提升到拉文纳的舰队上去。或者设想一个穿着罗马公民服装的年轻人——他也许，你们知道，玩骰子玩腻了——跟着某一位行政长官或一位

收税人或一个商人跑出来，打算到这里发横财来了。在一片沼泽地边登陆，步行穿过一片森林，在某一个离河岸较远的驿站上，他感到自己周围是一片蛮荒，彻头彻尾的蛮荒，——是在森林中、在丛林中、在野蛮人的心中活动着的荒野的神秘生命。而且谁也不可能真正进入那神秘境界中去。他只能生活在那不可理解的、同时也令人感到厌恶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也具有一种随时能打动他的心的魅力。这是一种由厌恶产生的魅力——你们知道，你们且想想那种越来越强烈的悔恨、力图逃脱的渴望、无能为力的厌恶、投降和憎恨吧。”

他停了一会儿。

“请注意，”他又开始说道，同时弯起一条胳膊，把手掌向外伸着，再加上他盘着两腿，那样子真像一尊会说法的菩萨，只不过他穿着欧洲人的服装，身子下面并没有一朵莲花罢了。——“请注意，我们现在谁也不会再有和他们完全相同的感觉了，使我们避免产生这种感觉的是效率——对效率的热衷。不过这些家伙实际上也算不了什么，他们并不是殖民主义者；他们的机构只不过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我猜想也就如此而已。他们是一些征服者，要干他们那一行，你只需要有残暴的力量就行；你具有那种力量，也没有什么可以吹牛的，因为你的强大只不过是别人弱小而产生的一种偶然情况罢了。他们看到既有东西可捞，便把凡能到手的一切全搜刮过来。这不过是一种依靠暴力，加上大规模屠杀的抢劫，然而人们却盲目地干下去——对那些要去对付黑暗的人来说，却也正应如此。所谓对土地的征服，其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把一片土地从一些肤色和我们不同或者鼻子比我们稍平一些的人们手中抢夺过来，这绝不是什么漂亮事，你只要深入调查一下就会知道。惟一能使你安心的是一种观念。是这种征服背后的那个观念；不是感情上的托辞，而

是一种观念；对这种观念的一种无私的信仰——这东西你可以随意建立起来，对着它磕头，并向它提供牺牲……”

他停住了。团团火焰在河水上漂动，极小的绿色的火焰、红色的火焰、白色的火焰，彼此追逐着，赶上去，合在一起，彼此交叉而过——然后又或慢或快地分开。在这愈来愈浓的夜色中，这个伟大城市的交通一直仍在这彻底不眠的河水上进行着。我们观望着，耐心等待着——在涨潮结束以前，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可是他却是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才又犹犹豫豫地接着说：“我想你们这些家伙一定还记得曾经有一回我当过一阵子内河水手，”我们知道自己是命里注定，在退潮开始之前，一定得听马洛讲一段他的没有最后结果的经历。

“我并不想跟你们讲我个人的经历，让你们感到厌烦。”他说，这句话透露出了许多讲故事的人共同的缺点，看来他们往往不能肯定自己的听众究竟最喜欢听哪类故事；“不过，为了让你们了解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你们应该知道我是怎么到那里去的，我看到了些什么，我又是怎样沿河而上，来到一个地方，第一次和那个可怜的家伙见面的。那是我的航程的最远点，也是我的经历的最高潮。这件事似乎照亮了我周围的一切——同时也照亮了我的思想。这件事也实在够阴暗低沉的——而且十分悲惨——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而且也不是十分清楚。是的，不很清楚。但尽管这样，它似乎使我心里豁亮了。——”

“你们都还记得，我那时在印度洋、大西洋、中国海域一带跑了很长一段时间，刚刚回到伦敦。在东方的这次游历也算够长的了——总共差不多有六个年头，然后我就一直闲呆着，跑到你们那里去妨碍你们工作，窜到你们家里去闲捣乱，我简直像是接受了上天的使命要对你们进行教化。开始一段时间倒也很不

错,可是日子一长,我对长时期休息感到厌倦了。然后我开始想要找到一条船——我应该想到世界上最艰苦的工作。可是所有的船只甚至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后来我对这寻找船只的游戏也感到厌倦了。

“要知道在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我就对地图十分感兴趣。我常常会一连几小时看着南美,或者非洲,或者澳大利亚的地图,痴痴呆呆地想象着宏伟的探险事业。那时候地球上还有许多空白点,当我看到地图上某个对我特别具有诱惑力的空白点(不过它们似乎全都如此)的时候,我就会把一个指头按在上面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到那里去。我记得这些地点中还有北极。是啊,直到现在我还没到北极去过,但我目前还不着急。它对我的诱惑已经消失了。另一些地点分散在赤道两旁,两半球的各个经纬度上都有。其中有些地方我已经去过了,还有……是啊,咱们别谈这些了。可是还有一个地方——一个最大的,空白最厉害的,我们就这么说吧,地方——我一直急于想去看看。

“说实在的,当时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空白点了。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以来,这里已经填满了河流、湖泊,和大大小小的地名。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神秘的空白点了——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让孩子做各种美梦的空白了。它已经变成一个黑暗地区。可是那里有一条河很特别,一条非常大的河流,你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像一条尚未伸展开的大蛇,头放在海里,身子曲曲折折安静地躺在一大片土地上,尾巴却消失在大陆深处。我在一家店铺的窗口的地图上一看见它,就让它迷住了,像蛇迷住了小鸟——一只愚蠢的小鸟。后来我想起了一家大康采恩,在那条河上做买卖的一家大公司。他妈的!我心里想,他们既然做生意,就不可能不在那条淡水河上使用船只——汽艇!我为什么不设法去搞条汽艇来指挥指挥呢?我沿着舰队街走去,脑

子里总也抛不开这个念头。那条蛇已经把我迷住了。

“你们知道那是欧洲大陆的一家康采恩,那个贸易公司;不过,我在大陆上也有许多亲戚和熟人,他们说他们愿意住在大陆上,是因为那里生活便宜,而且那地方实际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让人厌恶。

“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我于是就去麻烦他们了。这样做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转变。你们知道,我过去办任何事情从来都不这样的。不论我想到哪里去干点什么,我总是靠自己的双腿走自己的路。那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怎么会变得那样了;可是,那会儿——你们知道——我感到无论如何,不论使他妈的正招儿还是歪招儿,我也一定要达到目的,所以我就跑去麻烦他们。男人们都说‘我亲爱的老伙计’,可结果什么忙也不肯帮。后来——你们能相信吗?——我竟然开始去找女人帮忙。我查理·马洛,为了找到一个工作,竟去找女人帮忙。我的天哪!可是,你们也知道,这全是那个念头给逼出来的。我有一个姨母,一个非常可爱的热心肠的女人。她写信给我说:‘那种工作一定非常有趣。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一切办法给你帮忙。你这个想法实在太妙了。我认识公司里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的太太,还认识一个非常吃得开的男人,’等等。她已经下定决心,只要我喜欢干,就准备替我谋上一个内河船长的职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我得到了船长的任命——那还用说;而且很快就得到了。看来那家公司曾得到消息说,他们的一个船长在同土人的一场扭打中被打死了。这就给我造成了一个机会,而我也因此格外急切地希望快去。但也只是在好几个月之后,在我想去找到那已死的船长的尸体的时候,我才听说,原来那场争吵是因为买几只鸡发生误会而引起的。是的,买两只黑母鸡。弗雷斯利文

——这就是那个家伙的名字，一个丹麦人——他觉得自己在那笔交易中受了骗，就跑上岸去，用一根棍子使劲打那个村子的村长。哦，我听到这故事的时候，可丝毫也没有感到吃惊，有人还对我说，弗雷斯利文是个十分温和的，在两条腿的动物中从未有过的文明人儿。没问题，他准是这样的；可是你们知道，他在那边从事那个崇高的事业已经有两三年了，他也许感觉到不管怎样，他最后必须维持住自己的体面。因此，在一村人都吓呆了，站在一旁围观的时候，他却毫不留情地用棍子狠打那个老黑人，直到后来有一个人——我听说是村长的儿子——听到老人的喊叫声实在不能忍受了，于是就犹豫地用一根长矛扎了那个白人一下，长矛当然很容易就扎进他的肩胛骨里去了。全村的人马上都逃到森林里去，想着不知会有什么大难临头了，可另一方面，弗雷斯利文所指挥的那条汽艇，我相信是由船上的技师负责驾驶着，也万分惊恐地离开了那里。事后，一直到我去那里接替他的职务之前，对弗雷斯利文的尸体似乎谁也不感兴趣。但我可不能对这件事丢下不管；可是等我最后有机会去和我这位前任见面的时候，从他肋骨缝里长出来的青草已经高得足以掩住他的尸骨了。他的尸骨倒也完好无缺。这位神奇的人物自倒下以来没有任何人碰过他。整个村子已空无一人。所有的村舍都张着黑洞洞的大嘴，日趋朽坏，东倒西歪地立在已经倾倒的围墙之中。一点不错，一次巨大的灾祸曾经来临。村民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疯狂一般的恐惧将他们驱散，男人、女人和孩子全都穿过丛林逃走，再也没有回来。至于那两只母鸡后来怎样了，我也不知道。我想进步的事业终归会抓住它们吧。不管怎样，反正由于这一光辉业绩，在我几乎还没敢抱希望之前我就得到了任命。

“我发疯似的到处奔跑着进行准备，不到四十八小时，我已